

82
556012

懋庸小品文選

曹聚仁 編
天馬叢書二九
尹庚 主編

为121



目 錄

序.....	曹聚仁
『我所見的世界』.....	7
給婦女讀的書.....	13
羊和貓.....	17
打雜者造成的文化.....	21
賞月.....	25
不可觸的.....	29
光榮的下場.....	33
商定的世界文豪.....	37
『澤及牲畜』.....	41
黑人問題.....	45
舊事新感.....	49
過年.....	53
老家的放棄.....	57
砂糖與寶物.....	61
『直譯之故』.....	65
金魚.....	69
說小品文.....	73

序

我來替懋庸小品文選，在頭上瞎說幾句，那是最適當的；小D替阿Q做外傳，比魯迅或者做得更正確些。

我們這一羣人，大都是住在土穀祠裏的；土穀祠裏也有輿論，不過和趙太爺府上的輿論，一向不相一致。趙太爺指點那客廳上的紅木桌椅，說是末莊上唯一富麗堂皇的擺設；他要抽水烟，就躺在太師椅，多麼舒服。我們就笑他客廳裏沒有條燈，抽水烟何如坐在牆壁角捉蟲子。趙太爺想女人，偷偷摸摸勾搭上來，要假斯文說貓兒不吃葷；我們就主張壁挺地跪在吳媽面前，說：『我要和你隔覺，』寧可吃秀才的大竹槓。趙太爺把一斤重的紅燭留着拜佛，要叫地保取門幕去看看；我們把唯一的氈帽送給地保，算作酒錢的抵押。大概趙太爺和我們處在兩個極端。他所贊成的便是我們所反對，他的幸

樂便是我們的苦痛；當趙太爺記起我們時，便是他需要我們的血汗的時候。

然而未莊上沒有我們，那就萬事不行，即趙太爺也會異議，所謂『管他媽的，倒底非請你幫忙不可』也。一當閑空，未莊人早都把我們忘却，趙太爺更不待說。可是將來有太史公其人者出，他要寫一篇打雜者傳，到土穀祠來搜尋史料將如之何呢？小D曰：『是余之責任也夫，是余之責任也夫！』我還是把阿Q的文獻整齊編次一番罷！

仿班固漢書敘傳體例，作懋庸小品文選序。

曹聚仁。



『我所見的世界』

我住在一處三層樓上，窗門正對着××醫院。憑窗俯視，最先入眼的是這醫院的一排低矮的瓦背的建築，原來就是太平間。我素來膽小，畏見與『死』有關的一切事物。在鄉下的時候，棺材，墳墓，不消說是最使我卻走的了，即如送殯的儀仗，祀祖的祠廟，也常使我心惴惴。不料這回的卜居，偏偏著落在這與常常出沒着死亡處所近在咫尺的處所。起初的幾天，我很憂慮，我憂慮我的心將不得寧靜了。

然而可怪的是，事情並不如我所料。我在這裏住滿一個月了，而我對於這死亡的逆旅，未嘗發生過些微的不安。我每天憑窗，每次見到那一排低矮瓦背的建築，而且常常看見從這建築中運出失了呼吸的人體。然而我不曾有過一點恐懼，我還樂於每天憑窗眺望，取得對於我的疲勞的安慰。

這事情是可怪的，但我知道他的來由。

是不是醫院方面有意爲之？他們在太平間的後面栽了一列樹木，又在樹木後面打了一道籬笆，這樣使那黑色的小屋和我所住的房子相隔。那些樹，我不知道牠的名目，葉茂，幹細，然而頗高，高過我所住的三層樓，所以很苗條，如一個細腰的摩登女，一有微風，牠們就款擺起來，蕭蕭有聲，我疑心牠們就是白楊——即使不是白楊，我也願意認牠們爲白楊，因爲，這是很富於詩意的。

詩意，確乎是不淺的。這一系列白楊之類的樹，恰當我的窗前，作成一幅綠色的簾子，從隙處望去，有古雅的黑瓦的屋背和屋背上的神秘的白色十字架，有對面的紅牆，頭上的青天……。

這一切，雖不曾使我吟成什麼詩章，然而確乎使我目怡神適，如對自然的風景。至少，那構成風景之一的黑色的小屋，對我完全失了太平間的意義，即便常看到屍首運出的，我也只把牠看作風景的點綴品而已。

這是一種奇蹟：把恐懼悲慘的境界化成美麗莊嚴的場面。但我知道這是那一列樹木的『遮眼法』。

是不是醫院方面有意爲之？但無論怎樣，這一系列樹木對於我和先乎我後乎我的住在這三層樓上的房客，總是一種大的恩物，是使我們於可怖境界中得到怡樂的法寶。對於栽種這些樹木的醫院，我是十分感謝的。

我所感謝的還不止此，我還感謝他們給我一個偉大的教訓，使我知道人間的一切苦難，都可以藉『遮眼法』而解脫。天災，人禍，國難重重，而國民還是熙熙如登春台者，實在並不能怪他們沒有熱血，而是遮眼的事物太多之故。地火在地底運行，但只要上面還長着野草，就會使人忘掉爆發的危險的。

然而，有被遮住眼的人，有自己製造遮眼物的人，還有索性閉了眼的人……。

各樣的人，各有『我所見的世界。』而真實的客觀的世界，遂被無視。

這裏所引用的，『我所見的世界』一語，是 Emil Ludwig 去年發表的一本書名。我有着這書的法譯本，其中有這樣的一節論耳與目的話：

『耳是婦人，當她聽取的時候，是被動的。眼是男子，當他觀看的時候，是能自主的。因此，當眼不願意看的時候，他會用自然的方法：閉起來。耳若不願意聽，則有待人爲的方法，（兩手來掩）。』

這話是極確的，當我的目光，專注於美麗的『風景』，無視了太平間的時候，我的耳朵却不能拒絕從太平間襲來的悲痛的哭聲的闖入。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那白楊之類的葉樹的蕭蕭，也常常引起我對於死的恐怖和哀愁。

在眼睛被遮之後，苦於還有聽覺，使我們約略知道真實的世界的情況。

雖然我也有兩手，可是不知爲什麼，我總沒有勇氣舉起來掩住兩耳。

九月十三日。

給婦女讀的書

近來，給兒童讀的書，是多極了：不管質的好壞，單是看看量，總可以說一句：『我們的兒童有福了。』

不過，我想到我們還少一類書：給婦女讀的。本來呢，婦女也是人，不必事事與男子『橋歸橋，路歸路』的分開來。但因傳統的關係，今日的婦女的脚步，多數還不能直接走獨木小橋，非給另造一條路不可。事實具在，誰也不至否認的。然而，我們的文化界，似乎還不曾注意到這一層。她們不能過橋，便讓她們留在隔岸，這樣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必至妨害文化的發達的，廚川白村說得好：『在文化生活上的男子與婦女的關係，正如在二人三足的競技中似的，一方面不管是如何的能跑，他方面那個人若是不能跑，是到底不成事的。』

先前固然有過『新女性』『婦女雜誌』等期刊
(14)

以及『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叢書，可是都係選定了關於婦女的問題而作學理的研究的，這類書物對於婦女的影響如何，很難知道，但就我所見，好像這類書物的讀者，倒是男子較多，影響也是在男子方面較大，現在這且不去說他，我只要說對於女子，於這類書物之外，還需一種以特殊的作風，提供一般的知識，務使略受教育的婦女們，能終卷忘倦的讀物。這可以漸漸提高她們的見識，培養她們的對於事物的理解和判斷力。

如同對於兒童一樣，對於婦女，我以爲也是需要一種特殊的作風的。

至若對於一般的摩登小姐，則仍以供給多角的戀愛小說爲是。據說，法國的香水大王柯蒂（Francis Coty）之由香水行商起家，全靠摸熟了婦女心理的三大原則：一，香水名稱須好聽；二，瓶子要精美；三，價錢要昂貴。我們的出版家，很可以襲用這三個原則：一，書名須好聽；二，封面要精美；三，價錢要——不，這一條却須修改：價錢要

便宜。因為我們的摩登小姐的錢，是要留着買昂貴的香水的。

在叫做『戲』的這刊物上，看到這樣的話：以『和善的微笑的臉』，以及種種適合有閒階級女性的條件而獲得許多太太小姐的愛慕的明星金焰，此後應該繼『母性之光』之後，變換角色，給太太小姐們以有意義的引導，帶她們上光明之路。太太小姐們是有些偶像觀念的，她們不會因金焰的變換角色而離開他，因此他也不必故意放棄她們。

這也是一種舊瓶子裝新醋辦法，我們的戀愛小說家，曾經試過的，可是成功似乎遠不及『母性之光』那麼大。這是有別的原因的，我以爲與方法的本質無關。『春蠶』的作者，在某種意味上，也是這方法的利用者，不過，這作者的影響，多半還在男子方面。對於婦女，還需另一種作家。這一節是單就文藝方面說。

九月廿一日 9

羊和貓

大凡學習法文的人，到了讀選文的時候，總要讀到一篇東西：都德(A. Daudet)的『塞根先生的山羊』(Le Chevre de monsieur Seguin)。

這是說塞根先生先後養了許多山羊，但那些的羊先後地逃走了。原因是，牠們不堪繩子和柵門的羈勒銅閉，而憧憬於後山的生活，那里，雖然有狼，但是可以隨意地跳，隨意地跑，隨意地打滾：狼來的時候，則可以用了兩隻角去對付。而這裡，園子雖然整潔，草兒雖然鮮嫩，主人雖然愛護備至，但繩子和柵門到底太難堪了，所以一有機會，牠們都掙脫了繩子，溜出了柵門，跑到後山去，過了一天新生活之後，晚上遇着狼，就戰到力盡，然後倒斃，死而無悔。

這樣，塞根先生從不曾養牢過一隻山羊。即使把繩子放長，把先前的山羊遇狼的故事引以為戒，

(18)

他的山羊總是一隻一隻地逃了去。

和這故事相反的是左拉（ Zola ）的『貓的天堂』（Le Paradis des Chats）。

那是說一個太太所養的一隻貓，也因為厭倦了溫暖，舒適的牢獄似的生活，逃出外面，與羣貓爲伍，想過自由的生活。可是過不到一天，牠就恐慌起來了，牠看到所謂自由的生活，是淋雨，挨餓，奔波，逃避……牠要求一隻雌貓送牠回到了老家，牠留她一同過牠所過的生活，但她不屑地走了。女主人因為牠曾逃走，把牠打了一頓，接着就拿肉給牠吃，所以牠下結論說：『挨打而有肉吃的地方，就是我們貓的天堂』。

都德和左拉，都是法國的大作家，他們都有別的偉大的作品在。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小品而已，但即是小品，也何等可愛。先前分別地讀過，也曾感動，今天一起想了起來覺得他們不謀而合地寫出這樣的作品來，其中一定含着並非偶然的社會的意義。

九月二十五日。

打雜者造成的文化

大約兩千年前，拉丁諷刺詩人茹維奈爾（Juvenal），嘗有句云：

『爲求生存的努力，失却生命的意義。』

悲哉言乎！

參加無論何種事業的人們，他的努力，若不得不完全以生存爲第一義，則不但生命的意義因而失却，卽其事業，亦將因而大受損害，貶其價值。在從事著作的人們中，這樣的事實，如今是更其悲劇的地存在着。

倘有人，將在各種出版物上執筆的著者譯者，加以調查統計，（假如這是可能），則必可看到，在百分比中占着絕對的多數的一夥，是完全爲着稿費而著譯的。又因志在稿費，所以他們所著譯的稿件，門類性質，常極龐雜。每以一人之筆，寫了小說詩歌，又譯國際政治經濟的論文，撰了社會主義

（22）

的論評，又作獨裁政治的介紹；他如一切科學故事，文化問題……凡出版物而有稿費者，這類的作家，都能供給合乎需要的稿件。這類稿件的出路，大抵是本國『雜誌』，而來源則是外國『雜誌』。因此，這類作家是『打雜者』和紹興的『墮民』一樣，東家做喜事，西家做喪事，他們都去幫，只要有『紙包錢』就行。

這樣的作家手下出來的作品，譯文。佔着現代中國的『文化成績』的很大的一部分。

不過，這樣的作家，究竟不同於『墮民』，『墮民』的打雜，是一種傳統的正式的職業，除此以外，他們本無成就何種專業的希望。而在文化界打雜的青年們，則當其跨入文化界之初，大抵是懷着一種遠大的憧憬，選定了一種適合自己的心力的工作，努力使自己有專門的成就的。然而在這樣的社會裏，吃飯已是第一件難事，遑論深造一種學藝的餘裕，於是，這些青年，只能流為『墮民』，『打雜』爲生了。

於打雜者之外，雖然少數，『專家』是也有的，他們或爲大學教授，或爲書局編輯，或者有更好的地位，不靠雜誌的稿費生活，總該有專門的研究，爲我們的文化界作中流砥柱了罷？然而，事實並不如是，我們的專家，依然是打雜爲生的，往往也以一人之身，兼爲國際政治專家，中國社會史專家，中國文學史專家，教育專家，翻譯專家，什麼什麼專家，……正如政治上的紅人的職銜，不遑枚舉。他們所不同於另一種打雜家者：稿子不待『投』，有人會拉，稿費多，名目堂皇，不是『墮民』而是『專家學者』。如此而已。

中國全部文化，便是這兩種打雜者所造成的『萬有文庫。』

自己也是『墮民』之一，寫畢此文，偶見定齋全集中，有這樣一首詩：

『狂牘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讀罷更覺感慨無窮了。

九月二十八日。

(24)

賞月

中秋到了，照例應該賞月，我也來賞一回月。

憑着三樓的窗檻望去，月亮確是十分皎潔，美
麗，白嫩，發珠光，帶寶氣。裏面若有宮殿，真配
給嫦娥居住。那豐滿的一輪，原就好比嫦娥——一
個美人的臉龐兒。

月亮，確乎是女性——漂亮的女性的。這裏
面，確乎應該有一個廣寒宮，應該有一個嫦娥，讓
我們瞻仰，讓我們思慕。

然而，科學家說：月亮的世界，實際上並不如此。
因為月面沒有空氣，所以月世界裏沒有森林，
沒有花草，沒有虫魚鳥獸，當然沒有廣寒宮；沒有
人類，沒有一切生命，當然也沒有嫦娥。

這是多麼遺憾啊！而且，那時候，嫦娥到底飛
昇到那里去了呢？也許誤觸了月面上的山嶽，送了
命罷？也許因為月球裏面沒有空氣，窒息死的罷？

（26）

也許沒有飛到月球，就墜下了罷？總之，這個美人，是不知下落了。爲她設想，對於偷吃靈藥一事，確乎是應該後悔的。

然而，那個沒有空氣，沒有生命的月亮，却爲什麼顯得這樣皎潔，這樣美麗，令人瞻仰，令人思慕，像一個美的女性呢？

也許，正唯其沒有空氣，沒有生命，所以纔顯得這樣美罷？拜倫的詩中，不是有過這樣的話麼：『蒙絡着蔦葉的廢墟的古塔，全身頗覺蒼翠而新鮮。但接近一看，蔦葉下面，却是灰色的壞壁。故廢墟總是廢墟，而外觀不過外觀。』

外觀美麗而實質惡劣，原是常有的。就說女性，類乎月亮的也何其多也。然而，我們的眼睛多容易被外觀所欺啊！

本意是賞月，結果却起了這樣的感想，不覺興味索然了。回到案頭，在電燈光下讀飲水詞，因剛纔的感觸，集句成七律一首：

『小闌干外寂無聲，一片傷心畫不成；辛苦最

憐天上月，留將顏色慰多情。」

啊啊，這樣否，又過了一個中秋了。

十月五日。

不可觸的

在歐戰前一年，印度科哈特（Cohat）地方，發生過這樣一件奇事：

一個信印度教的富人的兩歲的兒子，墜於庭院的井中。他的父親不在家，母親站在井邊呼救，而四鄰也沒有男人。恰好一個賤氓走過，自願救出這個孩子。然而做母親的拒絕他，寧願讓她的孩子淹死，而不教賤氓污漬他們的井水。

印度的賤氓階級賤到如何程度，看這故事就可知道，其實是不看這故事，單看這階級的另一種名稱也就可以知道的。原來他們是也被叫做 Intouchable，『不可觸』階級的。

所謂『不可觸』，該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說別的階級是神聖的高貴的，他們的一切，不准卑污的賤氓階級觸到，這和原始民族間所行的Taboo相同。另一方面，是說賤氓階級太卑污了，別的階

（30）

級不可去觸到他們，一觸到，自身的清白恐會被玷污。

印度的階級之別，原是征服者的雅利安人用以防閑被征服的德拉維第安人的。爲求更妥當起見，在人爲的階級制度上又加上一種宗教的意味，規定婆羅門教爲上層階級的特權，而把下層階級擯於宗教範圍之外。於是社會的各集團，分別封鎖在各個小範圍中，彼此不相觸。這樣的維持天下的太平。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的國，但是代替宗教的妙用的東西，也是有的，即所謂禮義。『禮義之大防』的一個『防』字，作爲 Taboo 的譯名，該是最適切的。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國的上等人和下等人是這樣的不相觸的。

不過中國人，比印度人又有不同。據中國的『禮』，男女的手是不可相觸的，但孟夫子說，嫂溺也可援之以手，這是『權』。印度人可不懂得『權』，所以上文所說的那位太太，甯可斷送愛

兒的性命。但這和『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態度，可又相同。

十月： 日。

光榮的下場

在這不景氣的年頭，小市民們追求刺激之道，似乎也窮盡了，看報紙上當做了不得的新聞就可知道：江民聲擦皮鞋呀，梁桐芳拉車呀，『抗日英雄如此下場』，這些事情也成了談話的好題材了！然而我不解。

記得有人論易卜生名劇傀儡家庭的主人公娜拉的出走道：『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誰都知道，這是實情，並且有古語作證：『物以希爲貴』。

但江民聲少將們的境遇，並不能與娜拉相提並論。第一，退伍將士而操賤業（？）的，原就不

（34）

算『特別』，不算『新鮮』。第二，這樣的人物，爲數一定不勝枚舉，不像娜拉那樣，當時也許實在只有她一個。然則，上海的新聞記者先生們，爲什麼把並不希罕的人事抬舉起來呢？

也許，這裏面寓着一種憤慨。同是抗日英雄，日暮途窮的如此而飛黃達騰的如彼，特別提出來給對照一下罷？但這樣的事情，也何足爲奇！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虫沙，自古已然，而將官的藉枯骨成名，閹人的靠凶器牟利，不是於今爲烈麼！在萬事不平的社會中，這一種不平稱得什麼？小市民們的意見，難道以爲所有的抗日英雄，都該升官發財麼？

我並不主張『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清黃遵憲軍歌）。但『英雄』而既願『抗日』，則爲國犧牲，當然是在預期中的。幸而抗日成功，得逃一死，則退伍而覓一職業，不管是擦皮鞋或拉車，正當地謀生，實在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之所爲。這算什麼『日暮途窮』？幹嗎要別人的同情？

倘若江民聲，梁桐芳兩君的擦皮鞋和拉車，實係甘願：並非出於矯情，故作招搖，則一班小市民的驚奇，將被他們笑爲『庸人自擾』了。

在今日，江民聲梁桐芳兩君，也許已經有『同情』的人在幫助生活了罷，但兩君倘若甘心接受他們的幫助，那就上了當，而且會失了他們原有的價值。一個兩個江民聲，使人發生興味，十個以上的江民聲，就會使人討厭的，小市民們何嘗真有同情，他們不過是在看戲，找『特別』『新鮮』的刺激罷了。

十一月十日。

『澤及牲畜』

上月二十五日報載路透社柏林電：『今日當局發表命令，保護啞動物，規定凡虐待啞牲畜者將處徒刑二年：其使之負載或轉運非其力所能勝任之工作，亦在禁止之例，同時不得用貓或狐或其他動物訓練狗類。至於解剖動物，在原則上禁止之，但公共機關爲探討所懷疑科學上之問題時，則准許解剖以釋疑問；惟民人無護照而擅行解剖者，得處六個月以上之徒刑。』

吾友某君，讀畢此電，喟然歎曰：『豈獨亂離人不及太平犬而已哉！同一時代同一國家之內，人民也不是不及牲畜麼？』他記得了希特拉，迫害猶太人，及誅鋤異己的事，而路透社所傳的『澤及牲畜』的德政，却也是此公之所爲。所以我的朋友的話是：『人還是投胎作牲畜去罷！』

但我並不這樣想。因爲我知道人類要獲得牲畜

(42)

平等的待遇，還不是絕對不可能之事，只要你能夠改變做人的態度就是了，並不定要投胎做牲畜。然則，態度該怎樣變法呢？這只要細看上面的電文便知：變『啞』。

吾鄉有一句俗語，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可見倘不是啞子，吃了苦是一定要說出來的。但這很不對，因為一說出便成為對於給你苦吃者的反抗，而這是不對的。至於牲畜，則生來就啞，牠們被虐待時雖也覺得很苦，然而因為啞，所以說不出，說不出就是不說，不說就可受到保護。故生而為人，吃了苦，而能效啞子，或牲畜，能夠不說，則也可以免禍。

但在希特拉的德政之下，德國人從此不吃牛肉，不殺鷄鴨，不驅使狗馬了麼？不見得！我相信希特拉決不會看過豐子愷先生的『護生畫集』而受了感化。我相信德國人此後依然要吃葷，依然要用獸力，不過，此後的牲畜將會特別肥胖，吃起來滋味更厚，用起來氣力更大罷了。

十二月三日。

黑人問題

看近來的報紙，使我相信上海的新聞編輯先生裏面竟有極端老實的人物。例如有這樣一則消息：

『路透社美國巴狄摩廿八日電：美國梅麗倫州；十月十八日發生私刑處死一黑人案。州長昨夜派兵一隊，至肇事地點，拘捕案中要犯九人。但地方官藉詞推諉，不即辦理。致軍隊僅拘獲三人。美國懲辦私刑者之困難，於此可見一斑。』

這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有的報上却加上『美國亦有私刑歟？』這樣的標題。意謂美國是個文明國家，照理是不應尚有私刑的了。

這是太相信了文明國這個名詞的表面的意義之故。倘照這意義，則不但私刑應該絕跡：即對於黑人的歧視，也早已不應存在了。在上面這個消息中，比擅用私刑意義更重大的，其實還是對於黑人

(46)

的迫害。

但這也不是足以驚詫的事。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雖然宣佈了萬人平等自由之旨，一八六三年林肯大總統雖然發布了解放黑奴的命令，但這些都是美麗的謊話，至今黑人還不曾得到公平的待遇。據美國南部諸州的所謂 Jim Crow Laws，電車和公共汽車中，特別在後方劃一區域，給黑人乘坐，連學校及停車場的等候室中，黑人亦不得與白人雜處。在劇場中，黑人倘闖入白人的坐席，例當被處『私刑』。

對黑人用私刑，並不是一種罪惡，一種恥辱。美國的報紙上，常常用着很大的標題公表這種新聞。用刑之酷者，甚至積了薪把黑人活活地燒死。

但無論是這樣的黑人，或同樣的猶太人，到底都不會在文明人種的虐殺和壓迫之下消滅，反之，雖是人種中極其從順溫和的黑人，至今也發生了人種意識及階級意識而覺醒起來了，便是白人們自己，也已覺悟到專用『恐怖』的手段，不能使這人

種永不翻身了， Siegfried 說『向南，向北，都找不出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色的問題，使我們墮入恐怖的深淵。』(America Comes of Age)。

據有一派人的意見，則只要黑人在社會上更加進步，白人能夠反省，然後兩者進於共存共榮之道，問題就可解決。

十二月六日。

舊事新感

世界最大的聖經，而且是第四世紀西奈山手卷，這誠然是一件名貴的古物。但有着這樣的古物的俄國，卻並不知道珍藏，反而將這讓給英國博物院了，并將代價十萬鎊向英轉購機器。

這會使人又想起我國的故宮博物院以及湯先生的舞弊案，而使我想起的卻是也與湯先生有點關係的另一件事。

前幾年，中國曾有一個要學生一面讀書一面做工的學校。我曾是那裏面的一個學生。有一年，我們的一級被派在鐵工場實習。但是有很久的時候，我們得不到工作。那時世界經濟恐慌還不會發生，而且我們的工廠，根本和市場不生關係，不會受外來的影響的，我們之所以沒有工作，只是因為學校領不到經費，買不起原料。然而，說起來實很可笑，譬如我們在鐵工場，並不真像做工，只是玩玩

而已的，因此，並不需要很多的鐵做原料。據估計起來，學校當局只要每月化五十塊錢，就夠我們的消費了。然而據說，那是實在連五十塊錢也拿不出。

但是有一回，我們發現了一樁怪事。在工場裏，居然有許多小工，把很大的機器一架架地打碎。工場外面還等着一輛運貨汽車。我們問小工，知道是工場主任的主意，把這些機器當作廢鐵，賣給另一工廠了。這很使我們憤怒。把好好的機器當廢鐵出賣，有這麼多的廢鐵出賣而不分一點給我們做原料，而且我們還知道這是主任個人的主意，未經校務會議通過。根據這三點，我們認定主任犯了大罪，於是發宣言，打電報，向全校教職員學生及在南京的校長控訴。

校長先生聞訊之下，也震怒了，於是特地派了委員到校查審。查審會是在校長辦公室開的，出席的除委員外，還有祕書長，教職員代表，學生會代表，以及作原告的我們的代表，和被告的主任，而且還有一個工業專家列席。在兩小時的辯論中，被

告終於理屈辭窮了，預設的種種掩飾手段，也被原告一一擊破，真相已至大白之際了。最後，那個工業專家忽然起來說話。他說工場主任在手續上確欠完備，但毀壞機器之罪是沒有的，他以專家的資格，敢於斷定，那些機器實已無用，等於廢鐵。

這場案件，就如此結束。原告和被告，兩造都無罪。因為自委員以至我們都不是工業專家，對於那個專家的話無從反駁。雖然在兩個月以前我們明明看見這些機器都還是能夠生產的。

從此以後，我方纔明白了黑幕的機構和專家的妙用，并且觸類旁通，懂得了一種很大的世故。

把好的機器打碎了作廢鐵出賣，和把無用的寶物去交換高價的機器，這是破落的舊家，和新發戶之不同。

十二月二十七日。

過年

聖誕節的前夜，在霞飛路上所看到的許多外國男女，大抵有點熙熙然。但也有羨望着輝煌的玻璃櫃內的玩具不肯過去而被父母拉開的孩子，因而覺得『普天同慶』的佳節，現在到底還沒有。

從外國人的過聖誕等於中國人的過年這一節，又想到我們也要過年了。但因為住在都市裏，年紀又比小孩子大了一點，所以對於過年這事已沒有多大的興味，最有興味的過年，總要算住在鄉村裏的兒時。

鄉村裏花樣特多，從二十三夜送灶神上天起，便入了過年的節期，小孩子們，從此就每天有得熱鬧，有得吃，只是不會穿上新衣而已。大人們可不然，他們雖然也從此有得熱鬧，有得吃，但在第二年元旦以前那幾天，他們還得忙，還得愁，尤其是三十夜這一個最後的日子，討債，還債，借債，避

債，總要鬧到夜裏三四點鐘。

倘是窮人，欠了債的，那麼三十夜是一個極難過的關頭。

罵，打，剝衣服，搶家具……種種恥辱與苦痛，是窮人們在三十夜逃不了的功課。他們只好忍耐，忍耐到天明。

到天明是大年初一了。然而奇怪，一兩點鐘以前因為還不出錢而被罵，被打，被剝了衣服搶了家具的窮人們，這時卻穿上一件補綴較少的衣服出門了，這件衣服裏面一定是藏有錢的，數元以至數十元。

帶了這些錢是去賭博的。賭博是窮人們在新年唯一的娛樂，而且新年起頭的五天，是『皇賭』，誰也不來禁的，趁這機會，他們要盡情地樂一下。

不還債而被打不在乎，被剝去衣服搶去家具不在乎，甚至讓妻孥挨餓也不在乎，過年時節，『賭本』是無論如何要預備好的。

因此，照常情看來，窮人們實在是愚且賤。

然而，寧可在三十夜多受一點慣受的苦辛以博一年中僅有的數天的幸福的窮人們的心情，並不是不可想像的，誰都追求幸福，『孰窮達而異心，』但誰能都跟有錢的人們那樣，舒舒齊齊地安排呢？

不過，有錢的人總是聰明的，他們發明一個方法，就是到了正月初一早晨，仍然去討債，但點着燈籠，算是三十夜還未曾過去，這是不犯例的。但在窮人可是大觸霉頭了。

以上所說的是過陰歷年的事，而且也許只限於我的故鄉。自從改用國歷以後，我的故鄉以及別的地方的窮人們又在怎樣過年，我可知道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

老家的放棄

羅撫先生在申報月刊上指出中國人對於老家的留戀，這本來是農業民族的一種特色。農業的基礎是土，——固定的土地，因而農業民族大抵愛慕他的本土，離了本土，他們就失了生活的基礎。所以王粲說：『人情同於懷土，孰窮達而異心』。班超立功西域，年老思歸，上疏漢帝甚至於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這是所謂『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可見對於故土的執着之深。

『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這正是土之子的大戀之所存。

然而，現在的情形已大大地改變了。

現在，有一類人是不願回到老家的，他們住在他鄉的都市裏，或者住在外國的都市裏，他們是閩人。先前的閩人是樂於還鄉的，以爲『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而今之閩人則否。衣錦還鄉的

事，在他們看來已經毫無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的基礎，已不在鄉間的土地，而在都市中的工商業。他們用不到繼續取得鄉人的敬畏，因為鄉人已不是他們的直接的剝削的對象。同時，鄉間並不能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生活，因此，他們在異鄉或異國過其一生。

另外一類人，是不能回到老家的，他們從老家出來，在各處飄泊。他們之所以離開老家，是因為在老家失去了生活的基礎，或者僅有土地而無力耕種了，在他們的故鄉已無力養他們了，他們於是不得不向外跑。但在外面，也難找到生活的新基礎，於是，他們便『流離失所』。不久之後，他們就填塞了異鄉的道塗溝壑。

從以上兩類人的增多，可知中國的社會實在是不住地在變的。中國人本想安於現狀，不願變，但社會變了，你的生活也不得不變，或者使你自願脫離現狀，或者逼得你不能安於現狀。

從這就產生另一種現狀。一面是都市裏有人躲

在亭子間裏高叫『到農村去』。一面却是成羣結隊
的人們從農村奔向都市。於是乎農村崩潰，都市
恐慌。

一月十日。

砂糖與寶物

日本有一個傳說，武者小路實篤嘗取其事編爲『狂言』，題曰，『莫須有。』大意如下：

一個老和尚出門時，把一件貴重的東西交給小和尚，叫他好生看守，如有損壞，回來要把他打死。同時又指着放在桌上的一個瓶，叫小和尚當心，說那瓶裏放的是叫做『莫須有』的一種毒藥，吃下去會毒斃的，千萬不可動牠。然而貪嘴的小和尚，却禁不住瓶裏的東西的誘惑，不顧死活地嘗了一嘗，却是甜美的砂糖，於是放心吃去，竟至吃完了，但恐師父回來見責，就把那貴重的東西打碎，躺在地上。老和尚回寺，見這情形，問他爲什麼，他說：『先是因爲不小心，把那貴重的東西打碎了，唯恐師父回來把我打死，倒不如自殺了好，所以把「莫須有」全部吃下，此刻是在等死哪。』

對於這樣的小和尚，老和尚是沒有辦法了。

爲了要保全一瓶砂糖，就對小和尚歎之以說，懼之以死，自以爲得計。然而結果怎樣呢？不但砂糖保不住，甚且損失了更貴重的東西。

欺騙和恐嚇，原是古往今來許多英雄豪傑所慣用的手段，然而即使是巧妙的欺騙或極兇暴的恐嚇，效果還是靠不住的，想要保全砂糖反而損失貴重的東西的老和尚，歷史上實在不勝枚舉。

趙高想篡二世的位的時候，『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積威之下的欺騙能使一部分人阿順，但不能不使一部分人不反抗，多數的人們雖然沈默，但在沈默中所伏的危機更大。不但此也，在阿順中也有危機，除了詐降的不算，被真正的阿順者所包圍之後，連自己也要受欺，至於弄不清馬和鹿的。袁世凱被他的阿順者們所包圍之際，看不到真正的新聞，所看到的，只是阿順者們自己印成的報紙，那

裏面全是可喜的假消息。

一月十六日。

『直譯之故』

偶閱馬敘倫的『讀書小記』，見有這樣的一條：

近人筆記中有繙譯笑話一事，謂華文『馳騁書齋』，英吉利人譯爲『騎馬於書堆裏跑來跑去』，此直譯之故也。然此亦有故實。金學士張鈞爲熙宗草肆赦詔，有『願茲寡昧』及『眇予小子』語，譯者言『孤獨無親；不懂人事』，『瞎子孩兒』，熙宗以劍釐鈞口而醢之。

只在小時聽父老說過，爲人不當說謊，說謊的人死後到了陰間，要被割舌抽腸。到今日纔知翻譯出了錯誤，也要被割下兩片嘴唇皮，當作肉醬斫，自己也是偶而弄弄翻譯的人，豈不岌岌乎殆哉！

上面所說的是金朝的故事，那個翻譯家，又是皇帝御用的，所以纔遭那樣的慘禍，七百多年之後且無皇帝的今日，我們本可不必擔憂的了。但看數年來順譯家們攻擊『直譯』或『硬譯』的聲勢，

實也可謂洵洵，假使他們一朝權在手，雖不至拿出『以劍釐口而醢之』的手段來，至少是要使『直譯』或『硬譯』不能存在的了。

把『馳騁書叢』，譯作『騎馬於書堆裏跑來跑去』，把『眇予小子』，譯作『瞎子孩兒』，這種譯法，確也可笑而且可惡，但據我看來，這並不是『直譯』，或『硬譯』。這是『牛奶路』之類，而『牛奶路』可是『順譯』。馬敘倫先生舉了這樣的例子而說：『此直譯之故也』，實在是不對的。

聽林語堂先生說，『大地』的作者勃克夫人全譯的水滸傳已經出版了。林先生正在替她悉心校對，在首幾回中，已發現了一個錯誤，就是把『仁宗朝』的『朝』字，譯成『英吉利』文的『朝見』的『朝』字。這也是很可笑的了，但據林先生說，除此以外實在譯得很好，又非常忠實。而且，勃克夫人正在希望中國的讀者指出她的錯誤，俾得改正。

我以為翻譯的態度——無論他所主張的是『順

譯』或『直譯』『硬譯』——當如勃克夫人，『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雖是通人的主張，到底也不盡善。至於批評家們，與其指摘出一兩個錯誤，播爲笑談，實不如舉出所有的錯誤，叫譯者改正的好。

一月十六日•

金魚

雅人及閹人們，總愛在家裏養些生物，以供觀賞。一被他們所養，那些生物大抵變了種。譬如梅花，一定要『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於是『斫直，刪密，鋤正』。這曾被龔定菴所非難，以爲他們種出來的都是『病梅』。屬於動物類的，則有一種金魚，據說是鯽的變種，也是供觀賞用的。

我向不愛這些觀賞類的生物，尤其看不起那頭豐眼突的金魚，每次看牠在玻璃缸中蠕動的時候，我總不相信牠是一種生物，牠那種蠕動，毫無潑刺的生氣，並不像生物的動作。然而就是這不像生物的金魚，近來却使我發生驚異。

同寓的一位小姐就養着這樣的金魚，但只一條，盛在一個小小的面盆裏。當她要回到鄉下去的時候，把金魚和面盆送給我們，說要是高興，只要

(70)

每天換一次水就得。我們雖然接收了下來，但覺得很好笑，心想這樣的一種東西，過不了一天就要死的，所以隨便把牠放在窗口，一點也不去理會。

天氣一天天的冷了，冷得室內的水都結了冰。有一天，我偶而走到窗口，看見那面盆裏面的水也是冰塊了，於是心裏想，那條金魚該是死了罷。仔細一看，牠却躺在面盆邊緣的冰塊上面，還在蠕動，沒有死。這使我很驚異，同時發生了一點同情，給牠融掉冰塊，而且換了一盆水。但到第二天，水依然結成冰，第三天，第四天……一連好幾天都是這樣，而那條金魚終於無恙，直至今日，還在並無生氣的蠕動。

我最是少見多怪，爲這事情，也曾思索了好久，同時想到『權力意志』中的尼采的話：『自然對於運命的寵兒是殘酷的……但自然對於卑賤的東西……中等乃至下等的種類，却加以寬容，保護，愛惜。因此，後者常有很大的繁殖力和存續性，前者反而破壞很速，數量減少。』覺得實在是很對的。

同時我又想到，中國的人民，在極度的貧困之中，惡劣的環境裏面，也還能繁殖和存續，亦可謂得天獨厚，和金魚差不多。同是生存競爭中的適者，這樣的中國民族，到了將來，或者也會像金魚一樣成為專供觀賞的民族罷？但這還要算好的，我只怕會變成有毒的菌類。菌類是極下等的生物，而其繁殖力和存續性也最大。

二月四日。

說小品文

近年來可以說小品文盛行的時代，因為盛行，所以加以研究的人也不少，結論也有種種，看不起牠的人當然也是有的，那不消說，定是善於做大品文的人了。漢朝的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可稱一部大書，每篇文辭，也很繁富，他在『自紀』中說：『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這幾句話，已判定了大品文和小品文的優劣，今日的批評家，實在很可以引用一番的。

不過，王充是站在作者的立場說話的，凡作者，總喜歡作品多，文章長，因為這可以證明他的天才之偉大，學問之淵博，正如『累積千金』之可

(74)

以炫富，然而，論起用途來，浪擲千金，未必勝於善用百金。同樣，洋洋的大文，未必勝於短短的小品。博士買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播爲笑談，足見大文章也有無用之地之時。而小品文，有時却有很大的效果。

我可舉出一個例來。前幾天的報紙上，有這樣一則新聞：

『粵省今冬奇寒。甘芋等收成，大受損礙。道有餓殍，貧民之無寒衣者，至感痛苦。廣州曾降雪，此爲稀有事。羅浮山現積雪數寸，景色殊佳。』

這雖寥寥六十餘字，但是非常明白，非常自然地指出現代社會的矛盾：在同一個冬天，一部份，因無寒衣至感痛苦，而另一部份人，則因積雪數寸，覺得『景色殊佳』。同時，又指出了現代的某一種人有着兩個靈魂，一個靈魂使他看到飢餓者的痛苦，另一個靈魂使他回頭去欣賞雪景。但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有意宣傳，而不過一個新聞記者的

寫實。他的寫此六十餘字，只爲忠實地報告一個消息，並非有意批評社會。然而，在無意之間，這個社會的真相，被他分明地暴露出來了。

倘有大才的文豪，洋洋灑灑地做一篇萬言的現代社會不平論出來，我想對於讀者的效果，未必會比那六十餘字更大些。而且我們常常看到許多文章，因爲要做得長，便彎彎曲曲的說來說去，反而不自覺地說得自相矛盾，使讀者看不出一個所以然。

因此。我以爲文章的好壞，與大小實在沒有關係。王充的話，應改爲『爲世用者，一章無害。不爲用者，百篇無補。』

二月九日。

2.48-7A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七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
（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
會頒給審字一七四五審查證）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廿二日收到